



劉白羽·西野畫

無敵三勇士

東北書店印行

目錄

無敵三勇士·····	(一)
百戰百勝·····	(二五)
政治委員·····	(五二)

無敵三勇士

一 一場不團結怎樣鬧開頭

有些人把我們當戰士的想得太簡單了。

以為我們就是打打仗，睡睡覺，實際上不是那麼一回事。

我們在連隊，就像在家裏一樣，不同的是這個家一會在戰壕裏，一會在老百姓乾草堆上，一家子有一家子的和美，一家子也有一家子的家務事。

不要講旁的地方，現在就講講我們班裏吧。

前些時候就發生過這樣一件事，我們歡迎一個戰士歸隊，這不是一樁喜事嗎？結果却鬧了一場不團結。

我們歡迎的是個戰鬥英雄，傷沒好俐索就跑回前方來了，我們覺得這

是真正值得歡迎的戰士。晚上，全班圍坐炕上。他一路耽心趕不上隊伍，這會一下子給大夥圍着，那高興勁還能提嗎？他指手劃腳，津津有味，說他一路坐火車來，如何如何幫翻身農民抓地主，不斷引起大家哄笑。我們大家就你一言我一語說連隊上的事，末了，一個同志說：『你走了，我們可想你，這些日子，你的英雄事蹟在團裏到處傳，到處講，可吃得開了，團首長還號召大家學你呢！說你是孤胆英雄。』這樣雙方正在十分高興，誰料突然之間插進一個戰士來，他多了也沒有，只講了一句話，從此就鬧開了不團結。

二 閻成福

閻成福是這個故事裏的主角，也就是上面已經介紹過的戰鬪英雄。閻成福家底子怎麼樣，那時咱不知道，可是一看就是窮朋友出身，平時在班上有個二虎勁，打起仗更是虎爾巴基，勇敢的很。

這次作戰負傷，在醫院床上磨屁股磨膩了，回了一趟家，看了看翻身

光景，身上有衣，槽上有馬，門外有地，心中真是說不出的愉快。晚上農會小組歡迎這前綫回來的戰士，他乾脆講：『告訴你們，你們心裏有底，仗是打好了，沒問題，我回來瞧瞧你們鬪封建鬪得澈底，我心裏也有底，往後，擎好吧，我在前方絕不會丟拉拉屯的臉。』天沒亮，再找就不見了。閻成福回到醫院，往病房裏一個一個看了看戰友們，就往前綫來了。

再說他不在隊上的時候，大家都宣傳他的英雄事蹟，一個傳兩個，兩個傳三個，愈傳愈廣，那簡直就跟神話一樣了。要論實際情況，也確實有個講勁，那天我們跟敵人打了個遭遇戰，閻成福在火綫上，一個人突擊前進，一下子跟部隊失了聯絡。敵人機槍、六〇砲打得到處噴烟冒火，他媽的，我們合計閻成福算是革命成功——完了。連長氣得飛飛的，瞪着兩隻紅眼珠子，帶着部隊突。你猜後來怎麼樣？——在最緊急緊急的時候，敵人內部忽然亂了，敵人一鬆勁，我們可就通上去了。原來閻成福三摸兩摸，不知怎樣摸到敵人臨時指揮所裏去了，我們一攻，他就丟了個手榴彈，敵人自然亂了，這會他就拿槍押着一個肥頭大耳的俘虜下來，說還是

個團級幹部呢！閻成福直嚷說剛才就是這傢伙在指揮隊伍。這地方一拿下來，我們立刻向縱深發展。一會工夫，閻成福又上來了，還一面喊：『我，閻成福又上來了！』大家一聽，十分高興，那時我們班又擔任了突擊任務，正在緊急情況，不久他就受了傷，昏迷不醒。連長叫我們擱他下火綫，到那邊樹林子裏交給了担架隊。

三 老油條

老油條是我們給李發和起的外號，叫來叫去，大家就好像忘了他真姓名，連指導員有時也親熱的這樣叫他。

老油條是個老戰士，也有人管他叫老不進步，他也不十分在意。八一九以後參軍，跟他一齊的都有當排級幹部的了，他還是個戰士。他到還自在逍遙，別人問他，他溫吞的笑笑：

『我自在，——我省心。』

這人就是自由主義，吊兒浪當，大紀律不犯，小紀律不斷，可是當兵

一當三四年；打仗總打了百十回吧，身上根汁毛也沒碰斷，不用說他有一手狠的，就是打仗到節骨眼上，他有辦法，——動作快、猛，能出點子。可是政治不開展，生活紀律壞，一個牌牌也掛不到他頭上。現在，讓我們拉回頭來講吧，那晚，歡迎閻成福的時候，就是他，冷丁子說了一句話。本來他一直在旁邊捲黃烟巴答巴答抽，當人們那樣稱贊閻成福的時候，他忽然推開別人伸過腦袋說：

『我瞧你那英雄牌是碰上的。』

這話一說，閻成福炸了，馬上把臉一虎捫：『你說怎麼碰的？』

老油條慢騰騰望他一眼：『我大小仗總經過百八次了，渾身上下沒給槍子打過一個眼，這才是真工夫，你英雄倒英雄，戰場動作可還不大入門。』

這瓢冷水一潑，大家也掃興，班長說天不早了吹燈睡覺，從此閻成福跟老油條就誰也不理誰了。



當人們那樣稱贊闖成福的時候，他忽然推開別人伸過腦袋說：

『我瞧你那英雄牌是碰上的。』

四 趙小義

這糾紛若就在閻成福跟老油條身上展開，也還簡單，現在又橫着加上個趙小義。

趙小義是解放過來的戰士，才十九歲。夏季攻勢解放過來，說他歲數小，中毒不深，就沒往後方送，立刻補充了。趙小義表面上活潑、單純，肚子裏可有鬼。討論會上他從不發言，他是瞪眼瞧，他想：兩虎相鬪，必有一傷，將來看誰佔上風，咱就往誰那邊靠。因此在連裏，他抱定宗旨：不積極，也不落後。他處處愛挑眼，一點小毛病，就罵：『什麼優待，優待，那都是鬼吹燈，——瞎話。』五班是模範班，班長抓得也緊，可是石頭雖硬，也還有個縫兒，趙小義呆久了，自由主義這一點，自然就跟老油條十分靠近起來。那天晚上，老油條跟閻成福開了個滿臉花，他就暗暗同情老油條，他聽閻成福什麼翻身呀，抓地主呀，英雄呀，心裏就不十分得勁，第二天便跟老油條拉近乎，可是老油條有老油條的原則，跟小趙對抽

一袋兩袋黃烟還可以，至於談談感情話，那犯不上，他想：我是關裏來的，你是俘虜來的。小趙感情上得不到安慰，於是又轉回頭找閻成福，在閻成福跟前就放一把火，說老油條說了：

「閻成福算啥，下次打仗誰吧！」

講與閻成福有關係的話，閻成福自然聽下心去，從此與老油條關係更加惡劣，一見面，就向後轉。

可是一講到小趙自己心事，閻成福就不來了，這怎說呢？

閻成福覺得我是解放區翻身戰士，你是蔣佔區的俘虜兵，他這種優越感可就給小趙來了個大掃興，小趙情緒從此十二分低落。

這樣一來，四五天工夫，模範班就變成不模範班了。

五 急壞了班長李占虎

在糾紛發展過程中，可是急壞了班長李占虎，他一手創造的模範班，眼看就垮了台，他怎能不急呢？

李占虎是個好班長，班上有什麼困難都是他先承受。你要知道領導一個班不是一件容易事，十個人十條心，要把十條心變成一條心，才談得上領導。李占虎從來不對戰士們吹鬍子瞪眼。他是關裏來的老戰士，耐心說服教育，真讓人挑大姆指頭。自從班裏發生不團結現象，在行軍作戰中，就遭遇了十二分困難：這三個人彼此不談話，你讓他們挨着班站崗吧，誰也不跟誰交代任務；你讓他們在一塊吃飯吧，閻成福朝東，李發和就朝西，永遠脊梁望脊梁；你讓他們睡在炕上吧，李發和睡下，閻成福就咕一聲抱起棉包睡到地下去了。這天李占虎一個個找他們談話，先跟閻成福談，談了半天，閻成福說：

「我爲人民服務，我可不受誰氣，有種沒種反正火綫上見吧。」站起來走了。

再找李發和，李發和一面抽煙一面聽，聽班長話說乾淨了，他說：

「我反正是爲人民服務服到底，沒問題。」

班長又找趙小義，小趙末了說：

你讓他們一塊吃飯吧，開成福朝東，李發和就朝西，永遠吞梁望青梁。



『咳，班長，從前我不明白，解放過來，現在可接受教育啦，我爲人民服務，還說啥呢？』

鬧了半天，原來三個人還都是『爲人民服務』，班長一肚子熱情換了一肚子苦惱，自語道：『這三個傢伙好像商量好啦！』他真是一點辦法也沒有了，哭哭不得，笑笑不成。

這時，恰好團上領導進行訴苦運動，有些兄弟連隊，已經展開，訴苦訴得大家哭哭啼啼。從前五班是個團結友愛模範班，指導員就打算把五班當個對象，花了幾天時間來推動訴苦。誰知一深入了解，指導員直搖頭，這一來李占虎急得眼淚都出來了，一把拉着指導員說：『指導員，五班還是有希望，你給三天期限吧！』期限討下來，班長想：怎麼辦呢！他下決心來個『圍殲戰術』吧，他一下子把三個人找在一起，幾句話把他們不團結的事挑開啦。那裏知道，三個人在他面前一口同聲說：『沒啥，班長。』班長一聽到樂了，於是把五班要爭取模範談了一番。誰知第二天一看，三個人是原封不動，誰也不理誰，這一下子班長可急了，氣得背着

全班人狠狠哭了一陣，第二天進入戰鬥，忙着準備戰鬥就過去了，至於團結，還是沒一點進步。

六 一塊骨頭

第三天打了一仗，天陰落雨，打完仗，李占虎帶着全班走下戰場，經過一片亂葬崗子，他低着頭發現地下有一塊骨頭。

他停着脚步，彎身取起骨頭看着。班裏同志都奇怪的望着他，他可提出問題了：

「你們說這是什麼人的骨頭呀？」

大家站在雨地裏紛紛討論開了，一邊說是窮人，一邊說是富人，末了，李占虎張嘴說話了：

「我看這是窮人骨頭，地主富農有錢人，死了有棺材有墳，怎麼也不會亂丟在這裏，窮人活着沒飯吃，死了也沒地方安葬，給風吹雨打，還不是一塊東一塊西一塊，到處亂丟，窮人有誰管呢。」



「你們說這是什麼人的骨頭呀？」

回到宿營地，戰士們忙着鋪草燒水，李占虎瞧了瞧，只有閻成福、李發和、趙小義沒有在，一直到吃飯時也沒見這三人。他就往屋裏跑，原來小趙回來就一頭扎在炕上沒起來，班長以爲還是跟老油條跟閻成福鬧彆扭，就安慰他：『唉，小趙，——人就是這樣，在一道怨一道，不在一道想也來不及了，起來吧！』就爬到炕上搬小趙肩膀，誰知小趙一翻身，嗚的一聲撲在班長懷裏大哭起來。

哭了一陣，小趙跟班長講了一段故事，兩個人連說的帶聽的都哭起來了。

班長立刻跑到連部去，一五一十報告給指導員，指導員也聽得十分難過，囑咐他回去，好好照顧小趙。李占虎就順路把自己三百元津貼掏出買了幾個雞蛋，帶回去給小趙煮着吃，小趙一端碗就哭得嗚嗚的，究竟小趙說些什麼，班長聽些什麼，還不到宣佈的時候，這裏就暫且不講了。

七 再說閻成福跟老油條

閻成福心裏難過，想找個清靜地方呆一會，就往後院糧囤那塊走去。老油條却低着頭，也往這個地方走來。要不是聽到腳步聲，兩人險些兒鼻子碰了鼻子。閻成福一仰頭，儘見老油條，老油條一仰頭也儘見閻成福，好像誰叫了一聲：『向後轉』，各自扭過頭就氣虎虎走開了。

轉來轉去，閻成福就轉出村子。

老油條捲了一根烟抽着，低着頭，找沒人地方，順着牆邊溜。

閻成福從那邊走過林子，老油條從這邊走過林子；閻成福從那邊到了河邊，老油條從這邊轉到河邊，一下又碰上了。

閻成福火了，心裏直罵娘，要不是不能先跟老油條講話，他非罵他一頓不可。

正在這時，班長尋來了，一下，一手挽着一個拉了回去。回去，兩個人誰也不肯吃飯就睡了。

八 晚上點着一盞燈

晚上點着一盞燈。班長在炕沿下檢查了每人的鞋子，從中挑出兩雙破爛了的鞋，然後班長在頸膝蓋上搓了根麻繩，就補起鞋來。補着補着，小趙起來了，爭着要補鞋，班長不准他動手，笑嘻嘻安慰他：『你好好睡，你不舒服，天亮說不定還打仗呢！』一會閻成福潑浪一下坐起來，把班長吓了一跳，閻成福伸手奪鞋子，班長不但不給還勸說他：『你顏色不正，不舒服，日後怕沒你幹的，睡吧！』閻成福怔怔呆了一陣躺下了。忽然悉悉索索一陣響，李發和又起來了，他悄悄說：『你睡，我補。』班長笑了說：『要是往常，你不动手我還叫你幫忙，今天你不舒服，休息吧！』可是一下子全班都起來了，原來誰也沒睡着，起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，小趙一下子嗚的哭了，他哭着哭着把那天講給班長聽的故事，又說了出來：

『我爹放豬，丟了豬，挨地主打，氣死了，爹還沒埋，我就給國民黨抓兵抓來啦！』

『我哭我鬧，他們皮鞭子蘸涼水，打得我死去活來，我說我就是死也』

要再瞧爹一眼，國民黨說：「你爹死了頂多臭一塊地，還瞧啥。」到現在兩年了，——我爹沒人埋，也沒地方埋，風吹雨打，還不是東一條胳膊西一條腿，……」他說不完就哇哇哭起來。

這一來閻成福一下撲上去抱着小趙說：

「我對不起你，小趙，——我從前看不起你們是蔣佔區的，我不知道你也是窮人，也是苦人。」

閻成福不說則已，一說就止不住淚水長流，他也訴了自己的苦：

「你給地主害死爹，我給地主害死娘，我十八歲，爹抓了勞工，娘給地主下毒藥藥死，哥哥給地主拿釘耙打死，我偷偷看見了，沒等我，我拚命跑出來，我跑到遼河邊，我望着那條河，真想一頭扎下去算了，我又想，爹不知死活，閻家就我這一條根，留下這條根早晚好報仇，死了，地主更稱心，從那往後，我要飯就要了一年整的呀！夏天苞米地裏搬苞米，冬天看人家熄了火，偷偷爬到豬窩裏囤覺，……」這時全班人，除了李發和都嗚嗚哭了，平時講團結談友愛，可是還沒這陣大家以苦見苦，大家真



這一來鬧成福一下子撲上去抱着小趙說：
『我對不起你，小趙——我從前看不起你們是
蔣佔區的，我不知道你也是窮人，也是苦人。』

的是親人了。小趙望着閻成福，閻成福望着小趙。閻成福說：

「聽了你的話，我知道窮人到處一樣受苦。」

小趙說：「你說得對，聽了你的話，我才知道共產黨八路軍真是窮人幫窮人，我前些天心竅不開，我對不起革命也對不起自己。」

班長李占虎說：「訴吧，有苦不訴給自己人聽，訴給誰聽？」

日頭落了夜黑天，這世界上有多少人睡得甜甜蜜蜜，有多少人想着自己的苦，一滴血跟着一滴淚往下流呀，一個訴完一個訴，五更裏這一夜苦水就倒不完，這一盞燈也就一直點到天朦朧亮。

九 李發和怎麼辦？

李發和心事沉重只是不開口。這一夜晚他坐在旁邊，可是他沒喘氣。他思前想後，愈想愈恨自己，別人是苦也苦得痛快，他自己心頭就像磨了繭子。他狠狠問自己：「人家是窮人，難道自己是富人嗎？」他想起年輕在家鄉，歡喜扭秧歌唱大戲，地主就利用他出名的浪當，三下五除二，把

他的家當弄了個乾淨，臨走連條遮羞的褲子也沒落着，給趕出村，丟下女人在村子裏，這幾年不走道也苦死了。從那以後，李發和只有自甘墜落，連報仇的火辣勁兒也沒了，要不是碰上八路軍、共產黨，這一輩子也就算完蛋了。可是當戰士四五年，從關裏當到關外，想起來真對不起革命，對不起上級，也對不起自己。從那晚以後，雖然沒說一句話，可是暗中下了決心，『黃連苦我比黃連還苦，再不下決心還等什麼時候呢！』這時他想到指導員，那是老上級，從沒錯說過自己一句話；想到班長，那是老戰友，事事讓自己；想到小趙，那一樣是個苦命孩子；想到閻成福，——他真想跟閻成福去拉拉手說合了吧，可是話到嘴邊，又想；『好壞不在一時，瞧着吧！』

十 火線上生死抱團結

隔了沒幾天，部隊又投入了戰爭。火線上打得紅光一片的時候，這個連隊加入作戰了。原來四班是突擊班，誰知十五分鐘工夫就把建制打亂

了，這時一道命令下來，五班趕緊頂上去。李占虎兩眼瞪得圓圓，捏着兩隻拳頭說：『同志們！別忘了咱們前天晚上訴的苦，別忘了小趙的苦，別忘了閻成福的苦，給父母兄弟姊妹報仇的時候到了！』他們像十隻火箭躡向戰場。指導員爬過來，親自看看五班，李占虎說：『首長給任務吧，五班的仇能不報嗎？』閻成福參加了爆破組，擔負了炸開突破口的任務，他抱着包炸藥上去了，全班爬在地下望他，——眼看着跑上去了，還有幾十步，一個倒栽葱他跌倒了。李占虎還沒說話，小趙從他身邊箭頭子一樣跑上去了，小趙離閻成福兩步遠，一下又摔倒下去了，他還掙扎着爬，敵人力拚命封鎖，他不能動彈了。這全部時間裏，李發和一樣樣都看在眼內。這時，前面火力交織着，簡直子彈碰子彈，打成一片了。他突然對班長說：『這任務交給我，給我一支衝鋒槍，我要救下他兩人，完不成任務不回來。』敵人拚命集中火力情況下，按道理是不能再冒險往上送菜了，因此全班眼光跟着李發和，李發和一會忽然臥倒，一會忽然疾奔，全班這時緊張得喘不過氣來了，李發和終於跑到閻成福旁邊爬下來，李占虎才舉

手把眉毛上汗珠擦下去，繼續望着。這時候，他們三人，上，上不去，下，下不來，就像子彈卡了壳。閻成福肩膀上負了傷，血直往外湧，炸藥還緊緊抱在懷裏，他倆默默望了一下，千言萬語，都在這一望之下弄清楚了，李發和把閻成福抱到一片窪地問：『怎麼樣？』閻成福一咬牙：『說啥也只能向前不能退後。』這時李發和又爬到小趙跟前，小趙大腿負傷，血流了一地，他把小趙抱到一旁問：『怎麼樣？』答：『腿壞了。』『還能打槍吧？』『能。』『那麼你從這裏打，我從那裏打，咱們掩護閻成福，死也叫老閻完成任務，好不好？』小趙點了頭，李發和身上沾滿鮮血又順着死屍爬過去。這時候，雙方砲彈、機槍集中猛烈的對射起來，每一寸土地都燒着火，小趙頭髮燒焦了，李發和褲子上直冒烟。這時班上見他們不動，李占虎難過的當他們三個人一道英勇犧牲了，預備再組織爆破。突然前面槍響了，李發和的衝鋒槍叫啦，小趙咬着牙也打起來，只見閻成福渾身是血一下爬起來跑上去了，一轉眼，嘩的一下閃光，緊跟着轟然一聲巨響，碉堡崩炸了，捲起一陣黑烟直上天空。這時我們陣地上忽然響起

圍成福肩膀負了傷，血直往外湧，炸藥還緊緊抱在懷裏，他倆默默望了一下，千言萬語，都在這一望之下弄清楚了。



一片鼓掌聲音。突破口打開了，部隊在一片喊殺聲裏衝進去了。

十一 獎章作總結

打了勝仗，敵人一個師殲滅得乾乾淨淨，光五班就抓到五十八個俘虜不久，就開了慶功會。指導員叫我們好好組織個音樂隊，結果請來三位老鄉，加上四個同志，吹喇叭、打腰鼓、拉二胡，鑼鼓喧天的響成一片。

現在專講閻成福、李發和、趙小義，三個人肩並肩站在隊前，指導員介紹他們是『無敵三勇士』，然後走到他們跟前，一個個把獎章給他們戴到胸脯上，紅獎章一閃一閃的發光。

閻成福看了一眼李發和，李發和又看了一眼趙小義，大家這時劈劈拍拍鼓起一片掌聲。到作典型報告時，三個人一口同聲說：

『這是班長領導的。』

李占虎站起來說：『我們是窮人，我們有苦處，苦變成力量，團結起來就能天下無敵。』

四八，二，二十二日，哈爾濱。

百戰百勝

……八一五以後，有一部份打慣游擊戰的部隊剛剛出關不久，在東北嚴寒的風雪裏，作戰一整天，把戰士們臉都凍得通紅，手脚都麻木了。緊接着，晚晌，又打一場村落戰。發起衝鋒的時候，敵人機槍打得潑水一樣，封鎖面前這一塊開闊地，空氣發燙，火星像打鐵一樣噼噼亂跳。前面的戰士倒下來，這時一部份戰士停止爬在雪窠裏了。三連副連長王海清惱火了，跳起來，跑上去，拿槍托往戰士脊背上擗，喊叫着：『你孬種，你怕死！』敵人機槍悶頭蓋腦的緊響，戰士們突然跳起來，跟着是潮水一樣的队伍前進，在那天崩地裂似的一剎那間衝上去了。黎明，敵人的槍不叫啦，戰場上空偶然有一顆兩顆流彈吱吱飛過，村莊靜靜的冒着黑烟，佔領了。王海清任憑自己脾氣，什麼事是攔不了一會兒，他立刻集合隊伍講

話，把那些戰士狠狠刺激了一頓，戰士們的自尊心受了殘酷打擊，痛哭起來，他自己嚴厲的連看也沒看一眼，走了回來。

在宿營地，他瞪着兩隻大眼睛，氣鼓鼓躺在那裏。

每當這時，指導員宋相清就得安慰他一番，他不會理睬他，——可是漸漸嘴邊就露出笑意了。

他們兩個人安排在一個連隊裏，是十分巧妙的。他們兩個人的性格，處處都是鮮明對照：一個暴躁，一個耐心；一個聲聲氣氣，一個低聲細語，……不過指導員從心底裏敬愛他。每當王海清跳着腳，額頭上冒出汗珠，一面罵娘一面跑上去的時候，指導員總是微笑着，但又十分担心副連長的安全。他却從來沒有正面提過意見，他怕他們誤會自己不勇敢，實際，指導員那一次都用着匣槍搶着帶突擊排。

王海清理想中的人物，是連長于金生。在五年戰爭中，這人培養了他，甚至改造了他。于金生在戰鬥上勇猛極了，他已經負過十三次傷，正因為他是鋼鐵一樣的人物，他時常暴躁如雷，喜歡簡單，他的理論是『不

怕死」。有一次，正準備投入戰鬥，他倆坐在一齊，望着前面滾滾的黑烟和子彈的火花，狠狠的抽着一支紙烟。于金生突然顏色一變，指着自己身上：『老王！——上級瞧得起，這回幹個名堂出來，這就是我的光榮，你瞅！』他露出胸脯上的傷疤，吼的站起來，把紙烟頭一丟，拔出槍上去。王海清簡直是處處跟着于金生走，雖然開討論會的時候，他頂容易打瞌睡，作戰時，却愈來愈驚人的勇敢，不過，他心裏有一個從不告人的秘密，而且這個秘密常常激動他，他盼望着成爲一個真正了不起的英雄。

現在，是一九四六年二月，冷得透骨，落雪的兩天兩夜。這一回可簡單，上級動員號召說：『沙山子這一戰是決定關鍵上的一戰。』戰士們嗷嗷叫，情緒像火一樣旺盛。雪地裏是那樣的蒼白寂靜，戰士們在深雪中滾着爬着，敵人排砲瘋狂發射，密密的打在王海清周圍一百米達以內，——看！來了！……來了！敵人在雪上爬呢！——近了，近了，虎的一下站起來了，一色的衝鋒式嘩嘩響成一片了。我們嘩的站起來，吭，吭，吭，歇了一排子手榴彈，黑烟四起，血肉橫飛，把敵人的進攻打下去了。——扭轉

形勢，我們立刻發動向山頭衝鋒，一連衝了三次，于金生憤怒了，可是在半山坡他給砲彈炸翻了。王海清立刻奔上去，——他忘記掩蔽自己，把于金生拉回來。血，從于金生胸口，像泉水一樣噴出來，染紅了潔白雪地，他睜開眼說：『我革命成功了，——你們拿下敵人陣地呀！……』他犧牲了。王海清頭嗡嗡響，心跳着，他猛扭身大喊一聲：『有種的跟我來呀！』集結在他身邊的兩個排，一聲不響跟他上去。戰士一個，兩個，三個沉重的，一聲不哼的倒在半路上，王海清果敢的一衝上去，就跳進敵人工事，佔領山頭，——在最後幾秒鐘，一梭子彈朝他身上打來，他來不及作任何動作就沉重的跌落下去，他失去了知覺。……

王海清從火綫上運下來，三天三夜，才清醒過來。現在睡在醫院病床上面，動過手術，雖然危險期已過，可是面色蒼白，兩眼窠下去了。

醫院裏的日子是難打發的，天天在床上摩來摩去，他的心思却在遙遠遙遠的火綫上，他最苦是不知他的連隊在那裏，在做什麼？一天，穿白單



他猛扭身大喊一聲：『有種的跟我來呀！』

衫的女看護進來，給他帶來一封信。

他是僱農出身，十八歲參軍以後才學習文化，這二年自己堅決往軍事幹部方向發展，同時也忙，對文化學習稍稍放鬆了一點，不過報紙能瞧個大概，也能寫簡單的信。他坐起來抓着信，——他知道，在這世界上，除了前綫，現在還不會有人從旁的地方給他來信；何況他現在正需要從前綫來的兄弟般的友情。他的手指有點顫抖，竟然弄得信紙沙沙響，他皺了一下眉頭，——他首先看了人名，「啊，指導員。」他笑了，然後他一個字一個字看下去，可是他的笑容慢慢淡了，慢慢沒有了，最後他手裏捏着那張信紙，刷的倒在床上了，——他的兩隻眼睛火尾一樣閃亮着，望着，這時他什麼也沒看見，他眼前是那次激戰的戰場。這時，窗外，春天的雨雪發狂的嗚嗚呼嘯着，這聲音在他腦子裏，正如同那天戰場上的聲響，像潮水一樣掀來翻去的沖激着。戰場，一次又一次的出現在他眼前，刺痛着他的心，他好像聽見一個一個沉重的屍身倒在潮濕的雪地裏的聲音。

他突然又熬着傷口刺心的疼痛，坐起來。天打模糊眼了，可是他看得

濟那一段信：

『你帶上去的二個排，只剩下三個人，……上級表揚你，打得勇敢。』
於是他眼前出現了他的連隊。

不知道一齊轉過多少地方，經過多少時間，在宿營地的鋪草上，在戰壕裏，他和他的戰士們一齊受苦，一齊享福，他沒一天離開過他們。

他們，——他一個個在心底默唸着他們的名子，立刻如同看電影一樣，一個個從他腦子裏轉過去，——張得順、李彪、秦紀春，……都是英勇、熱情的戰士，可是現在都沒有了。

王海清幾夜沒閉眼，翻來覆去問自己：

『爲什麼只剩下三個人！』

他想了好幾天，老實講，腦殼都想疼了，……最後，他從那複雜的（一個沒打過仗的人會以爲那只是一場混亂的廝殺）戰鬥中，找尋出一條道理，他的眼珠發紅了，他摸索着床和牆，站立起來，他興奮的靠近了玻璃窗，向外望去，——在那兒有一片土地、樹林……『是啊，我沒有根據地



王海清幾夜沒閉眼，翻來覆去問自己：
『爲什麼只剩下三個人？』

形，我沒掌握火力，也沒組織兵力，于金生一犧牲，就蒙了，我沒保持一個指揮員在任何情況下都應當有的清醒頭腦，我沒找出一條道路，……」他這時在窗外這片土地上假設出另外一種情況：——那天，零下四十度的嚴寒，風把雪粉吹滿天空，太陽紅而無光，……敵人佔據着山嶺，集中火力對準正面衝鋒道路猛打，那是山坡，山坡上蓋着漫膝蓋深的雪，他那天就一下從那正面湧上去了。如果不那樣，如果拿火力支援突擊部隊，如果通過側面山窪裏的小灌木林，這樣接近敵人，這樣突然出現，這樣給敵人一個措手不及，……那就會勝利，那就會跟戰士一道看到勝利。

是的，他像在茫茫大海中發現大陸，他找到了原因。現在，他就一點也不原諒自己，他覺得這是打了一次可恥的敗仗。

這場思想上的鬭爭是殘酷的。只在第十天夜晚，從睡夢中醒來，忽然，他記起有一次作戰，在接近戰綫的山溝裏，隊伍正往上運動，前面砲聲很激烈，他看見旁邊有一個人，——穿着灰大衣，拉着一個老鄉說：「你跟我一道走，我問你幾個地方！」一面說一面往前走，——這時營的幹

部跑到王海清身邊說：『這就是林總司令！』那時一聽這話，立刻有了戰勝一切的信心，那信心是火一樣能以燒毀任何頑敵，他記起那一次大家如何笑着上去，衝鋒陷陣，就根本沒想過自己會在火綫上倒下，而是如何殲滅敵人。這樣他了解了：一個指揮員最主要最主要是帶着戰士們取得勝利，可是自己却拿全部戰士的生命，才換得那麼小小的給雪掩蓋着的山頭。

經過多少日子以後，他的體質慢慢強壯起來了，只是傷口還在發膿，醫生囑他安靜休養，他却架着一隻木拐，到新由前綫下來的傷兵那裏去了，——他從他們嘴裏不斷的得到許多消息。一天有一個戰士，穿着骯髒而潮濕的衣服，渾身好幾處綁帶，進來，（雷聲在天邊轟響，外面落着夏季的急雨，……）王海清知道這戰士是跟他同一個師，他像見了親弟兄一樣。戰士一屁股坐在床上，告訴他：

『前方很好。』

王海清急着問：『武器怎樣？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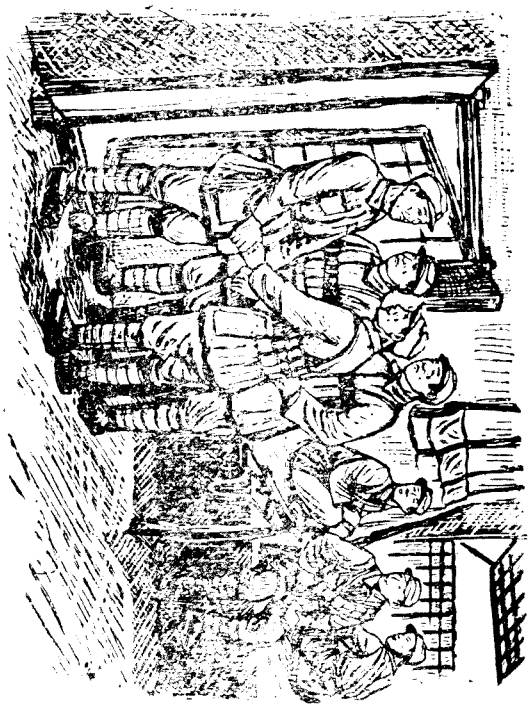
『都換了一色兒三八式，子彈壓得人够噲。』

『機槍呢？』

『打起仗到處卡卡叫，一個連三四挺。』

王海清遞了支雙鶴烟給那戰士，戰士扭過身吵着找醫生換藥去了。王海清當時傷還沒封口，可是不久就上前方了。

回到前方，團裏決定他仍然回三連担任連長，他揩着小包袱就去了。指導員熱烈歡迎他，把替他領下來的英雄牌也立刻拿給他，他連看也沒看一眼，就塞在小荷包裏，往後在連隊上再也沒人看他帶過。他却立刻跑到班裏，找那兩個排僅僅剩下的三個戰士——林成、金立成與李百海。他們三個說了句：『副連長回來了！』突然孩子一樣沉默，哭起來了。王海清也不知怎樣，這幾個月在醫院，忍也忍着了的眼淚，現在一下控制不住流出來了，他拉着他們手，半天，幾個人講不出一句話。還是王海清抑制了情感說：『那回，——我對不起你們！』他們共同憶起他們那許多看不見了



他們三個說了一句：胡地長回來了。
突然孩子一樣渾身，哭起來了。

的戰友，三個戰士明亮的眼睛望着他說：『你再帶我們去打仗吧。』

不久，他特別熟悉了李百海。李百海紅臉，有氣力，什麼新武器只要摸過一遍就能拆卸。王海清跟他熟悉倒不是因為這個，而是因為李百海從山東到東北，已經經過二十七次殘酷戰爭，他沒負過一次傷，好像子彈皮兒都不歡喜碰到一樣。王海清常常跟他談話，一次在行軍過程裏，夜晚，露營，兩人坐在草圍裏又談起話來，談到火綫緊急情況下，戰士是怎樣要求指揮員的，李百海說：

『上級嗎？……槍一響，我們就看着上級。』

『那時候你怎樣希望？』

『哈，——特別是危險的時候，我一點也不怕，就看上級出什麼點子（辦法），……上級挺得住，有決心，有辦法，——我們就什麼也不怕，上級要是急，我們就更急。』

王海清捲了兩支烟各自放在袖筒裏吸着。天十分黑暗，潮濕而落雨。李百海突然老朋友似的告訴他：

『在塔兒山作戰，我思想上可起了變化。』

『什麼變化？』

『我們通過小河，打開突破口，班上好幾個同志倒在那裏，有的喊我名子，我心裏十分難過，你想一炕上睡一鍋裏吃，……可是你下死命令了：誰也不要管傷兵，衝啊！五分鐘，他媽的！衝不上去要腦袋。那會兒，我服從命令，我上了刺刀衝，可是他們從地下望着我，我哭了，幹嘛下死命令呢？就好像說：不要你們了，你們去死吧！——我們打仗能不死人嗎？我怕死嗎？不是，我一點不怕，我總相信上級有點子，……多麼緊急情況下，我們也應該打敗敵人，——你知道，有時我們剩下半截爛放在荷包裏，心想：等打完仗再抽煙！連長你想過嗎？要是日後不打仗：

王海清插問：『你家庭情況怎樣？』

『我家裏有父母，有兄弟，就是沒飯吃，——。』

王海清過去沒聽見一個戰士這樣向他傾吐心情，因為他過去沒有設身

處地多爲戰士着想，只根據自己主觀要求戰士勇敢。在以後兩次小規模作戰中，他在火線上，十分注意李百海，——李百海動作十分迅速，應該通過的時候，就毫不遲疑的通過，他利用着每一處地形，他十分狡猾的把敵人子彈閃開，而後閃電一般最先攻入敵人工事裏去，因爲突然，敵人常常來不及打他。每次戰鬥結束，他都問李百海在那裏？——李百海笑嘻嘻從人堆裏出來，向他立正，敬禮。

將到夏季的時候，巨大的戰爭來了。王海清依照營的部署，把隊伍帶到一座山上，他的任務是佔領對面那座山，殲滅敵人。

敵人一發現這面部隊運動，拿機槍一個勁兒往這裏掃。王海清把隊伍隱蔽起來，——他自己匍匐着，順着樹樑子，爬到前面去。機槍子彈不住的在頭上呼嘯。他冷靜的看清展開在面前的地形和敵人情況：敵人佔據着和這裏距離三百米遠的山頭，企圖拿火力控制這面，而後攻擊。他望着敵人，這時一種仇恨心猛烈的升上來——他決心殲滅乾乾淨淨，現在不是沙山子那時候了。然後他回來了，這時他看到營長走來了，——營長是一個

當過紅軍戰士的年輕人，緋紅面孔，服裝整齊，站在那裏。他立刻上去報告敵情地形，請示營長怎樣部署。可是營長說：『你部署！你下決心吧！』營長這樣做，使他很滿意這樣竟可以從頭至尾，經過他一手，——澈底殲滅敵人。他指定二排兩個班從正面出擊，一班附屬兩個班從山溝裏向敵人側後方前進，其餘留作預備隊，各部隊先到指定地點，等候發動火力射擊以後，同時出擊。最後他集中了機槍在這裏等候。部署完畢，現在他望了望營長，營長點點頭沒說什麼。這時他把副連長叫在一邊，他說他擔心的是二排長，二排長是出名的猛將，能過關，單練的靠壽命，他叫副連長去掌握二排。他望着部隊向指定地點走去，……他和指導員立刻帶了十幾個機槍射手，帶着七挺機槍，攀援着樹木，……從崖，爬到山頂，……在山頂上利用茂盛的青草隱蔽，沒有暴露目標，機槍對準了前面山頭。指導員望望王海清，王海清跪在那裏，笑着擦了一下額頭的汗水向敵人方面望着，這時涼爽的高空的微風吹拂，許多野花在風中點頭，……突然，王海清一揮手，機槍集中的猛烈的開起火來，……

王海清和指導員拉了一下，說：

『老宋，你掌握火力，壓倒敵人！』

他向山下掃了一眼，正面上，二排在煙霧之下奮勇前進了。

王海清一下跳下山岩，從側面轉向山溝，他馬上擔任從側面截擊敵人的部隊。他們正在崎嶇難行的山溝中迅速運動。戰士們一聽見他，從後面往前面，一個個傳上去，『連長來了！』『連長來了！』……

他一隻手握著匣槍，愉快的從排尾一直跑上去，一路喊著：

『同志們！二排打上去了，一排怎麼樣？』

戰士們一個聲音噙然回答：『打上去呀！』

『好，同志們！打得下打不下，重要關鍵在我們這邊呀，我們是刀尖子，我們從後面插進去呀！』

他一面鼓動着，跑到最前頭，他們一跳出溝口的柵柵子，——他們就要暴露在敵人面前了。他突然把拿匣槍的手一揚，跳出去了。

從自己山頭陣地上，機槍暴風驟雨一樣，把敵人山頭上打得直冒煙。

這時，他急切需要一個戰士，勇敢帶頭衝上敵人工事，而這個人不能在半路倒下，他自然想到李百海。他一看的時候，李百海正跑在他旁邊，他高興極了，急速的喊：

『李百海，衝上去，猛幹呀！』

敵人一發覺後方有了情況，他們已經衝上山，敵人立刻慌亂了，動搖了。這時，李百海跑上去了，邊跑邊掙了幾棵手榴彈，突然叫喊着，舉起刺刀跳過去。敵人嘩的一下潰亂了。王海清轉回頭給三排長下命令：『追！』部隊呼的一聲勇猛的撲上去了。自己陣地上的機關槍得到連絡信號，停止了，這時滿山滿谷滾動着一團團白烟。王海清滿身滿臉是灰塵與汗漬，跑得臉都漲紅了，他帶一個班跨進敵人工事，派人把嚇昏了的，現在高舉雙手的俘虜押解下去，……他忽然想起自己在醫院那幾日夜，——無數思考，無數決心，他現在就照着自己想的作了，可是，這部署究竟對不對呢？這是什麼戰術呢？……他向追擊方向未去的時間，三排完成任務，俘虜了少數逃竄的敵人。

王海清立刻在陣地上，集合各排長來作戰圖報告。

只有二排長負傷了，——副排長代表來參加，說：「排長真勇敢，這腰也沒哈一下。」

「腰也沒哈過嗎！」王海清皺着眉追問。

年輕的副排長撇動着眉眼說：「腰也沒哈，就通上去了。」

王海清問清每個排的傷亡，統計結果傷亡十人，可是二排就佔了一半，不過敵人一個整連被全殲了。

全師範圍的戰鬪結束了。在附近一叢叢樹林內的村莊裏，王海清走在部隊最前頭，進了莊。他一聲不響聽着背後戰士們熱情的紛紛談論，笑聲，——他打過無數次勝仗，享受過無數次戰勝後的幸福，但，只有這一次，他感受了真正的勝利的愉快，而且愉快得有一滴眼淚從他眼邊上要落下來，他趕緊伸手抹去了。他動員大家幫助炊事員燒水、做飯。村莊裏，立刻充滿一種和平的氣氛，戰爭如同一種黑色旋風似的旋捲過去了。現在西下陽光把村邊樹林，田野照得通紅，雞在悠然的啼着，老鄉們從村外牽

回自己的牲口。王海清臉也不搖一擺，走來走去，在戰士羣中擠着，最後在一家貧窮的農民房間裏，他看見一小羣戰士蹲在灶火前面，火光熊熊照着他們的臉，他們注意力集中的在聽中間一個抱着槍的戰士講什麼，——那戰士慢吞吞的說：『你記住！——火綫上，到了節骨眼上，你就是想往前，愈往前跑的快就能活下來，你愈跑的快，子彈打你的機會就愈少，敵人要打死你，可是你上去把他打死，你就活了，……』這人正是李百海，他眉飛色舞，坐在火光的紅燦裏。王海清站在那裏，任何人都沒注意他，大家都陶醉在戰後的談話裏。他笑了，他悄悄轉過身走出來。

第三天，夜晚，他到了營部，營部小桌上點一盞豆油燈，營長還是那樣服裝整齊，緋紅的臉上漾着微笑，把一張油印的火綫報紙推到他面前，誠懇的說：

『你看！報紙上獎勵你們有勇敢有戰術。』

王海清心躁了，他沒有看報，他兩眼一直望着營長，他突然問：

『營長，——那叫什麼戰術呀？』



『你看！報紙上獎勵你們有勇敢有戰術。』

「一點兩面呀。」

他跳起來：「啊，一點兩面，……那就是林總說的一點兩面，那是嗎？」

又一次得到營長肯定的回答，他沉思了一下，他舉手敬了禮，出去了。

他沒回連部，——他一直走向二排去。二排長李善友，是他的老戰友，而且抗戰時跟他一齊由地方轉入主力，他當連長李善友當戰士，他當排長李善友當副排長，而且他對於李善友，正像于金生對於他一樣，有着深刻的影響。戰鬥結束後，那天會議上檢討傷亡，王海清拿嚴峻眼光看了他一眼，加以負了輕傷膀子掛在脖頸上，這幾天以來，他更加窩火了，一個勁兒悶頭睡覺。這一刻，王海清搖醒了他，他不好意思的站起來，沒精打彩說了聲：「連長來了！」王海清拉他向外走，天已黑，明月東昇，天空像一片藍海。他倆走在河邊上，王海清耐心的檢討，李善友抬起頭望了望他。他突然感情的拉着李善友的手說：

『老李！你知道，敵人是怕我們的，我們刺刀要見血，我們不怕傷亡，前仆後繼，這是我們光榮傳統，——我說過愛惜戰士，不是怕犧牲，那是因為我們從前打游擊戰慣了，一個勁往上湧，太不講究戰術了，……』但是李善友固執的抬起頭，兩眼閃着勇敢的光，他永遠不相信他的勇敢是會錯誤的。

實際上，——王海清無論如何是愛勇敢戰士的，不過從血的教訓中他定下了新的標準：他嚴格的要求戰士的勇敢，同時他關心着勇敢戰士的戰術動作。所以，回到連部以後，他與指導員研究了一番，把李百海的戰場動作報告給團部了。經過戰士們的討論，李百海成爲戰鬥英雄，當了班長。

一九四七年冬季，冰天雪地裏，經過幾次殘酷作戰，李善友在最後一次作戰中英勇犧牲了。營長升了團長，王海清升了營長，指導員因爲合作得非常好，升了教導員了。不過兩年多，十幾次戰火的鍛鍊，王海清已經成爲一個熟練的指揮員了，——他帶出一個非常出色的連隊，這連隊有勇

猛素質，又有了機動、靈活，打戰術的優點。現在團裏作戰團部署時，總願意掌握這一營，在緊要關頭，去完成艱巨任務。可是到現在為止，他總沒忘記山子那一次血的教訓，因此每次戰鬥以後，他和教導員仍然不厭其勞，進行嚴格的檢討，把每一個戰士的傷亡都提到戰術原則高度，提到自己指揮問題上來。最近一次作戰以後，夜晚，他望望教導員，聽一聽團長會他在炕上談營長的副營長和副教導員的聲，他說：『把他們弄醒吧！』『弄醒！』『打了一天仗太疲勞了，讓他們睡吧。』可是營長堅持了營長的意見：『可是天一亮也許又打上啦，指揮員多辛苦一點，戰士就少受些罪，……』營訓完了後，他按着嘴打了個呵欠，他的眼珠紅了，他却走了出去。屋外不知何時落了雨，『兩點打濕了他，他走出去。這時松林村莊寂靜無聲，在一棵樹下，他突然遭到站崗的戰士，他看清，立刻想起這戰士是兩個月前從後方補充來的，也想起在白天他是怎樣在火線上作戰的，因為白天他自己在突擊連的位置上，於是笑着談起來：

『你是松江省的阿城人嗎？好，現在你是個好戰士了，這回，你打的

不壞。』

戰士坦然回答：『不壞，這不是我還在站崗嗎？我打死了三個，……』

『對，你衝上去，十分勇敢，他們怕你了，是不是？——你衝上去，你活了，他死了，可是你通過麥子地，動作還不够好，你不應該直綫跑，你應該迷惑敵人，——讓敵人瞄準了第一槍，第二槍又找不到你了。』

那戰士嚴肅的聽着營長的指示，笑了。突然王海清問：

『你們排長是那個？』

『李百海。』

『噯，——二排的，二排有好作風，有勇敢傳統，……』

『聽說營長從前也是二排的！』

『不，……這和李善友有關係，可惜現在他犧牲了。李百海怎麼樣？』

『跟着排長沒虧吃。』

王海清笑了。



一對、你衝上去，十分勇敢，他們怕你了，不是？——你衝上去，你活了，他死了，可是你通篇空子地，動作還不很好，你不應該真飛跑，你應該迷惑敵人，——讓敵人瞄準了第一槍，第二槍又找不到你了。

等不到天亮，營長跟一個哨兵關於戰術動作的談話就流傳開了，戰士們熱心的討論起來，他們通過一個決議：『下次給咱們突擊機會吧，咱們打個更漂亮的仗。』

當那滿紙歪歪扭扭戰士筆跡的信拿到教導員手裏時，王海清問：

『他們說什麼？』

『他們打上勁兒了。』

『因為他們知道打仗並不一定就非死，倒是打死敵人。』

教導員沉思一下抬起頭：『對，從前我常想，我們為什麼就這樣能打勝仗，現在我明白了，——不管怎樣，我們的進步是大的，我們從每次血的教訓裏學得東西，老王，用不到你拿槍托子到火綫上去搗了。』

王海清興奮的說：『沙山子以後，我一次也沒搗過，現在更用不到我搗了。』

四八，二，四，夜。

政治委員

團政治委員吳毅，身材不太魁梧，面色還有點黃瘦，雖然處事嚴肅，態度却十分和藹，令人願意接近。

他只有一隻右臂，左臂在一九三六年，給階級敵人的子彈打斷了。那時，他還在紅軍裏當班長，手上一隻漢陽造，口袋裏七顆子彈，再披一隻老羊皮，渡過天險黃河。一次密戰之中，他在危險關頭向敵人猛衝，決定全軍勝負，自己却昏迷在火綫上。醒來以後，躺在醫院，從醫生的表情，他就明白了，他沒講旁的話，就只問：『怎樣能快些上前綫？』於是，他忍痛把左臂割掉了，從那以後，他就一隻手持槍作戰。

『八一五』後部隊出關，他因為負傷，還躺在關裏休養。現在經過遙遠旅途，來到東北，他是懷着滿腔熱情，奔赴戰場，一路之上，不斷傳聞

着東北戰爭勝利，把他弄得興奮萬分。

到了哈爾濱，組織上跟他談過一次話，——臨末尾，露出一點口風，爲了照顧他身體，準備留他在後方工作。

可是吳毅急了，因爲他有一種牢不可拔的思想，認爲——他只有在前綫才是有用的人，何況他的老部隊正在前方作戰。

等候分派工作那幾天，在那間白色洋房裏，他過得很不舒服，甚至苦悶。每天展開報紙，首先跳入眼內，總是前方戰爭消息，他就急得轉來轉去。有一回，他在樹蔭涼下坐了半天，把自己的事左思右想，——自從十年前在三原戴頭鎮，換下『五大洲』帽子（即紅五星帽）三七年，爲了抗日統一戰綫抽了腦子，哭得那樣淒涼，現在自衛戰爭，最後打倒蔣介石的時候到了，自己能够在後方蹲起來嗎？這樣，簡直是對不起在火綫上奔走的同志們！……晚上，他去找組織上再談話，他表面似乎很安寧，半天不響，最後有點憤憤不平的說：

『我落後了……』

組織上說：『誰能那樣說你呢？』

鬪爭把他煉得沉默，剛毅，不過這時，他的眼睛似乎蒙了薄薄一層淚水。

終於，組織上同意了，同意他像每個軍隊幹部一樣派到戰鬪部隊裏去。因為他雖然比一般人少一隻胳膊，可是從思想到行動，——他從沒有一分鐘時間考慮自己，他考慮的是整個革命鬪爭，黨正需要這樣的人，到尖銳的戰綫上去担负最重要的工作。夏天，有着淅瀝小雨的傍晚，他登上火車，他高高興興走上前方。他的通訊員李賓，這幾年來等於是他的左手，可是這回，他的行李是這樣簡單，以至用不到他的通訊員，他的一隻單臂一抓就走了。臨行之前，他把熟人送給他一套茶綠色毛質軍衣送回去了，他照常穿着關裏帶來，連隊上常見那種洗得發白了的布軍衣，束緊皮帶，整齊而且清潔，他覺得這樣才像個戰鬪部隊的樣子。

一到前方，誰知領導上又照顧他，預備留他在縱隊直屬隊工作，他從

熟人地方聽到有這種消息，他就不安起來。第二天，他在村莊上騎着馬，遇到司令員，司令員看到了他，他也看到了司令員，他不但沒下來，反而急駛而去，——馬是一匹調皮馬，發怒的扒起鬍子來，他堅決的拿一隻拳頭緊握了繮繩，另一隻空袖筒在風中急急拂動……不錯，他在馬上露出他那英勇的身姿是十分動人的，司令員把手搭了個涼棚，站在那裏，朝紅霞燦爛的地平綫上，兩眼追踪着，担心着瞻望了好半天。

一個晚上，司令員約了他去。兩年未見，從前的師長現在的司令員，臉上有了一縷紋，三十幾歲的人看起來就像四十幾歲了，這無疑是關外兩年作戰的辛勞，總不免留下點痕跡，可是司令員爽朗的笑聲和長沙口音，讓他覺得還是十分親切。在這間農民房子裏，點着洋燭，桌旁還站着一個不認識的人，——高大，紅臉，正在挺有勁的講什麼，這是縱隊政委。政委和他緊緊，緊緊的握手，司令員把一盃酒和半根乾香腸推給他，隨後，他們根本沒談什麼工作問題，——因為正處在難得的戰爭間隙之中，他們樂於縱談起從前的生活和現在的生活來，——談這個熟人和那個熟人，與

他在馬上露出他那英勇的身姿是十分動人的，



這有關係不免談到什麼時間，他們不說幾年幾月，而是說在山城鎮戰役或者兌九塔戰役後如何如何，正因為他們都共同熟悉這些，也就容易談到現在跟過去的比較，吳毅仔細聽着，一方面他想了解部隊，一方面他深以未一貫跟隨部隊作戰為遺憾。只在最後，他們已經站起來，政委正式以徵詢口吻對他說：

『已經請示總部，你到×團去，怎麼樣？』

他點了點頭就愉快的接受了任務。

『政委還有什麼指示？』

『去吧！你比我還熟悉，——有些幹部問題你好好研究吧！』

吳毅敬禮，轉身走出來，——一科長來報告什麼，司令員舉着蠟燭往貼地圖的牆邊走去，——他立刻把這次會見總結了一下：這個縱隊首腦部，比從前還鎮靜，還樂觀，這說明到東北來以後，他們仗打得不壞的，司令員現在指揮的不是一個師而是幾個師了，突然他記起司令員從前在戰鬥中常愛講的話：『看準了——狠狠揍他！』看樣子，這兩年一定把

敵人幹了個痛快。

吳毅不但到了×團，而且已經參加過兩次作戰了。

第一次作戰的時候，——因為是阻擊的任務，從鐵路綫橋頭開始，最後，敵人密集一處山嶺上，戰鬥就達到劇烈的高潮了，團的指揮所在小樹林裏，子彈打得樹葉紛紛落下，……

團長——當過出名的劉志丹紅軍的戰士。此刻，他很費力的在電話上嚷吵了一陣，把電話停止，聽了聽，前面一片緊密槍聲，他迅速伏身到軍用地圖上來。根據敵情，他下決心，把原來掌握在二梯隊的，一個頑強善戰的營，從左翼加入戰鬥，——他覺得這個時機已經到了。他徵詢政治委員的意見，吳毅毫不遲疑的支持了團長的決心說：『決定吧！同志。』（雖然他心裏覺得自己對於部隊了解還很不够），團長把拳頭向下錘了一下：『那麼——下傢伙了！』又伸手抓起電話筒下了命令，這些事都在五分鐘內做完，而後，他一陣風似的跑到突擊部隊那裏去了。政治委員笑了笑，抽身走出樹林來。望了望，距離不太遠的山嶺上烟火燒作一團，聲響

稠密，差不多聽不出什麼間隙了，——可是他已經預見，在二十分鐘以後，戰鬪就要基本解決（這一點，雖然沒有交換意見，但與團長簡單對話時，他們雙方是完全默契了）。

他呼了一口空氣，昨晚落過雨，秋天的野外，空氣是那樣的清爽，有潮濕的樹葉氣息。剛才他覺得他還不了解部隊，實際並不是那樣，不過他總在細心考慮：——當自己離開部隊時期，部隊有了一些什麼變化了？自己又有了一些什麼變化了？從前打游擊戰小兵團作戰的經驗現在用得上的嗎？……他這種細心謹慎，是出於以下這種心情，就是他覺得：在這樣光榮的部隊裏，是一種特殊的榮譽，他不能叫這種光榮在他手裏，有任何一點損失，因此，就特別謹慎。這一個團，其中有一個連，還是從井崗山時代就開始戰鬪的，十九年輾轉在火綫上，儘管不但在這個連，甚至在這個團，也沒有一個那時候的人了，這個連却保存從那時就有了的光榮傳統：頑強善戰，——政治委員認為這種作風，是毛主席直接帶出來的緣故。剛才團長決心投入解決戰鬪的那個營，就包括了這個連，所以政治委員非常放

心。現在，子彈嘖嘖——嘖嘖在周圍地下直響，他從口袋裏掏出懷錶，只有十分鐘時間，他現在自己應該到火綫上去了。

可是他還沒有到達，當他穿過山嶺的小樹林的時候，戰鬥結束了。

戰場上，陽光枯燥刺目，他和黨的慰問員看每個戰士，在一棵杉松下（五分鐘前，是敵人指揮所主要的機槍陣地）與團長會在一齊，吸了一枝香煙。他很滿意，他的老部隊比從前還勇猛善戰了。

第二次作戰的時候，仗打得非常順利，可是解決戰鬥前五分鐘，敵人一度反衝，一直衝到營指揮陣地前一百米遠。這時，政治委員正在那裏，

——敵人把衝鋒槍集中在那裏，呼呼掃着，喊叫着，那火力、聲勢都是十分兇猛怕人。政治委員在那裏一動不動，營長提着匣子槍，呼喝着往前面跑，三步以外，一撲倒下了，政治委員還是未退一步。正在這危急關頭，突然，一個連長本來在側翼運動，沒得到任何命令，機動的帶領部隊，斜刺裏撲向敵人，一聲不響，一齊挺起白晃晃刺刀，——敵人經不着這勇敢的壓力，一下，嘩的崩潰下去了。在火綫上，政治委員就對營教導員讚不

絕口，戰鬪結束了，他問清那個連長的名子，在日記本上寫下『文希崗』三個字音，可是他抬起頭，十分愛護的對教導員說：『你不要把我的話告訴他，——你回頭叫我那裏去一趟！』兩個鐘頭以後，那個短小精幹的山東人文希崗到了他這裏，他們總結了這一次文希崗在戰場上的機動、勇敢的成功之後，政治教員微笑着，把自己思慮很久的一個問題提出來問道：『連長：』

『你作戰隱蔽身體不？』

『不。』

『不，好不好呢？』

『不好。』

政治教員給這天真的答案，弄笑了。

在政治教員腦子裏，從來區分出兩種人，一種勇敢，一種怯懦，對勇敢的人他希望他能更多注意戰術動作。

『你怎樣也應該隱蔽一下，——你想，把你打了，你的連怎麼辦呢？』

一個指揮員不只是個人勇敢，今天，你是對的，最必要的時候呀！——可是平時你得注意隱蔽，永遠不能拿過去經驗代替現在經驗，這就是一個具體的戰術問題，你記着：勇敢加上技術，才等於勝利。」文希崗先望着他那光彩煥發的快樂和靄的臉龐，又望着他那甩動的空袖筒，文希崗在想：這個人不知從何時起就把少去一隻胳膊這件事忘記了。

至於政治委員却在想：——自己說話太多了，本來一個勇敢的連長，用不到對他說這樣多，他自己也應該在作戰當中學會，問題是現在還有不少人認為指揮員如果隱蔽身體那是丟人的事。他這時確定要把這一條到處去宣傳，去教育，才對。

他們以後就坐下來吃飯，政治委員很靈巧的用一隻手吃着，他忽然問：

『戰士覺得現在生活怎麼樣？』

他舉眼望着，等候回答。文希崗連想也沒想就說：

『有的人，怎樣他也覺苦，有的人，再苦他也熬得住，——在我看呢，現在算不上苦，比關裏打游擊戰吃樹皮好多了。』

不知怎樣，政治委員很歡喜這樣回答，——他不歡喜虛偽，北方對上級報告，總是順口編造：『我們那裏每個人都好，沒問題。』那時他就要追問：真的每一個嗎？……那裏，個別戰士也沒什麼思想問題了，幹部就沒什麼事可做了嗎？不，打仗不是那麼簡單，有的時候是苦的，很苦，我們承認這種苦，問題是真正好戰士，他經過思想鬭爭，他明白爲誰而戰，他仇恨階級敵人，他就不怕苦，只有戰士都是這樣，那隊伍就最強最有力。停了一會，他想起什麼重要事似的說：

『你還記得——咱們一支槍，只有五六發子彈，誰都捨不得放，還咋嘍：打砲啦！打砲啦！——可是統共才有一顆砲彈，……』

『怎麼不記得，現在不是沒人撿子彈壳了！』文希崗笑了。

他這一笑，很引起政治委員注意，——政治委員覺得在他的笑意裏，包含兩種意思：一種是過去鬭爭的光榮，一種是對於現在某些浪費子彈的不滿意。政治委員很高興，吃完了飯，他輕輕的說：

『對，不要忘記，——論起來，現在真是幸福了。』

文希崗覺得政治委員十分了解他，像一齊蹲了多少次戰壕的同班戰士一樣。他跟每一個同志一樣，從這裏出去，總比來時還興奮，還有信心，還快樂。

但這不久以後，團裏一個嚴重問題提到他面前來了，二營教導員沈克，在他的工作崗位上表現了搞個人享受，消極怠工。

政治委員先了解了沈克的情況：一個在農村裏當過小學教員的人，抗日戰爭中還負過一次傷，可是現在，半年之內，他已經三次寫信提意見。組織上分配旁的工作給他，他又不接受，而且他直接了當提出要離開這個團。到那裏去呢？政治委員心重明鏡一樣，知道他是要到後方去工作，因為他公開到處廣播：過戰爭生活過膩了。最近他又第四次提出要求來。根據政治委員政治工作經驗，他是一定能了解，長期戰爭，戰爭是要死人的，現在戰爭更加頻繁與殘酷了，這都是事實，可是革命勝利就決定在這關頭，個別意識薄弱的人，存着「不知那天犧牲」的心理，就不能提高戰鬥性，時刻進取，而開始厭倦，疲塌起來了，加以到東北以後，周圍環境影響，這

種人首先在生活、作風上也露出弱點……他面對這疑難問題，他決心和這現象作鬭爭，甚至他覺得做爲一個政治委員，這是他最最重要的工作，因爲這是敵對的階級意識，跑到我們隊伍裏來作怪了。

作戰之後，經過一段艱苦行軍，從行軍彙報上看，二營竟發生了減員現象。住進房子，政治委員到二營營部來，沈克正坐在老百姓的炕上，帶着通訊員玩『骨牌卜克』。政治委員問：

『營長呢？』

『到五連去檢查減員情形了。』

『副教導員呢？』

『到機槍連去檢查減員情形了。』

政治委員是無法原諒這種人了，他的眼睛閃着威嚴的光芒，他在那裏站了半天，但他終於控制了自己的感情。

這一天，在營裏他發現沈克關個人享受的問題十分嚴重，這次作戰他還給通訊員一巴掌，通訊員哭了，全營都鬧起來，戰士輿論紛紛，說

上級太不像話，違犯政策，還打人呢！說教導員的洋財可老舅子啦，……

傍晚，政治委員回到團部，……他和團長坐在點燃一支洋燭的小桌旁，他把一隻單臂擱在小桌上，他吐了一口氣，他覺得既然見到團長，他可以訴訴他的苦衷了，於是他望也沒望團長，自語着：

「我真看不得這種人，……黨把這樣重要任務交給他，可是他在那裏腐蝕黨，他簡直想出賣我們的光榮！」

「你說沈克嗎？」

他抬起頭：「老曹，我看得考慮，我問了戰士們的意見，我看一人吃魚，一鍋沾腥，……開始減員，後來就沒有戰鬥力，再後來，你想？……我們不要右傾，我們答應他的要求！後方是不能去，我們還要盡我們的責任，爭取，教育，把他調到團部來工作，你看怎麼樣？我們大胆提拔新人，我們需要真正為戰士，不是為自己的人，來作政治工作，……我給師打電話，我建議提拔副教導員代替他，我好久就在了解他了！一提到副教導員，他臉上換過一層喜悅的顏色，他才興高采勃了。」

沈克調到團部，營裏從戰士到幹部，對這種處理，都有一種好的反映，可是他自己，見到人還是說：『咱們常思想幹事啦（那意思是說因為他思想有問題）！』

實際，他不能忘記，他調到團部那一天和政治委員的一段談話，——他進去，政治委員正朝着牆上的地圖在想什麼，好半天時間，轉過身來，望着他，政治委員的臉全部是嚴峻的，一隻空的袖子靜靜的垂在左面。他緩慢的開了口：

『你要好好在團部工作！』

隔了半天，沈克訥訥的說：

『我要求……休息……』

『什麼？休息？——我們根本不應該提這兩個字，我們是在鬭爭，不是在休息。』

但，沈克是陷在個人主義的苦惱之中了。他覺得自己負過傷，自己爲革命盡過力，一點福也沒享着，革命快勝利了，別打死吧！可是這又怎樣



隔了半天，沈克鵬問說：

『我要求……休息。』

『什麼？休息？——我們根本不應該提這兩個字，我們是在戰爭，不是在休息。』

對政治委員說呢？說我負過傷，可是政治委員是連一條胳膊都丟掉了，；他就一點聲音也沒有的站在那裏，他用沈默來反抗一切。政治委員突然走近他，他望見政治委員眼中的光輝十分和靄，熱情，甚至柔聲和他談起來：

「同志，——你負過一次傷，不錯，革命不會忘記你，可是正因為你負過一次傷，你要想一想，你想想，你流過血，……我也流過血，難道我們白流了嗎？現在人民翻了身，更大的勝利就在面前，——還有什麼比革命到底再光榮，你想想看！」

實際，政治委員並沒有嚴厲的責罰他，而是又耐心又和靄，這打動了沈克的心，在他思想中投了一把火。那以後，他好幾次下了決心，一直跑去找政委，到了門口還在咬牙生氣，可是每一次，政委態度都是那樣和靄，他也就一下又鬆了勁。加以那時正趕上部隊進行階級教育，展開訴苦運動，政治委員和多數戰士一樣，在訴苦當中，深深回味着自己從前和現在。他覺得這對沈克有好處，一天從連隊回來，就把沈克派到警衛連去，

沈克明白：名義上是幫助工作，實際是讓羣衆教育他。他就抱了成見，天天吃完飯沒事，到警衛連院落裏一蹲，人家是訴苦，他是混日頭。人家說：『苦！』他心裏說：『苦算什麼，也值得說。』人家流了淚，他心裏說：『革命軍人流什麼淚。』可是不能不聽，政治委員抽冷子就喊他去『彙報』，——一次，政治委員輕輕嘆了口氣望着他眼睛說：

『革命這麼多年，好像革慳慳了，原本大家都是窮人抱團結，鬧革命，——可是直到現在，聽罷大家訴苦，才這般清醒：我自己是苦人，我們部隊千千萬萬都是這樣的苦人。』

本來，從東北解放區土地改革中，大批翻身農民湧入部隊，——他們從前用來受苦的兩隻手，現下拿起槍，這是天翻地覆，一點也不簡單的。久而久之，沈克也想到廣大農民的苦楚，甚至也想到自己，——他家雖是中農，前十年山東鬧天災，不一樣吃樹葉，啃樹皮，餓得一張臉上只兩隻眼還有一絲活氣，娘在那以後鬧水鼓症脹死了，還是後來八路軍來闢減租減息，鬧生產運動，才慢慢變爲富裕中農。人就怕不前思後想，沈克

腦筋這樣一開闢，漸漸也就不抱反感態度了。他覺得自己不能忘本，革命這多年難道會跟着富人背後走？從前，自己眼睛在那些洋錶，洋筆，金箔子上轉，就看不見旁的了，這也是自己不好，不過想來想去，一碰上自己疼處，他就不能拔自己那老根子，——那是說不出口的一個生死問題，雖然他自己對自己也不肯承認。另外他還有顧慮：鬧到這樣地步，難道再回到營部去嗎？天天還是行軍，打仗，開會，總結，然後又是行軍，打仗，又是開會，總結，多麼枯燥，多麼麻煩，再說回去又有什麼臉面呢？想到這上，他又煩惱了。因此，他就如同秋天的氣候，時陰時晴，晴陰不定，在他一天又一天，反覆思想鬭爭着的時候，他不願看見政治委員，雖然有時也豪壯的自慰：有什麼就見不得呢！不過總是儘情規避，——可是他差不多天天都看見了政治委員，政治委員就永遠那樣愉快，滿身精力，永不倦怠，在那裏忙碌着，而且生活得那樣困苦。他幾次到團部，他聽見政委在責備他們的炊事員：『你給我們又弄了一頓好飯，謝謝你，可是以後不要再弄了，——我們不能享受，多少農民吃不上飯，戰士也很苦，』又一次，

他和供給處長說：『有好的不要往我們這裏送，——送到連隊裏去，在眼睛裏要以戰士爲主，不要只看見首長，』訴苦運動以後，這些特點也就愈發明顯了。政委這樣艱苦生活，十分的感動了他。而且每次還朝他笑，談話，他知道政治委員在等待着，可是這種等待使他十分痛苦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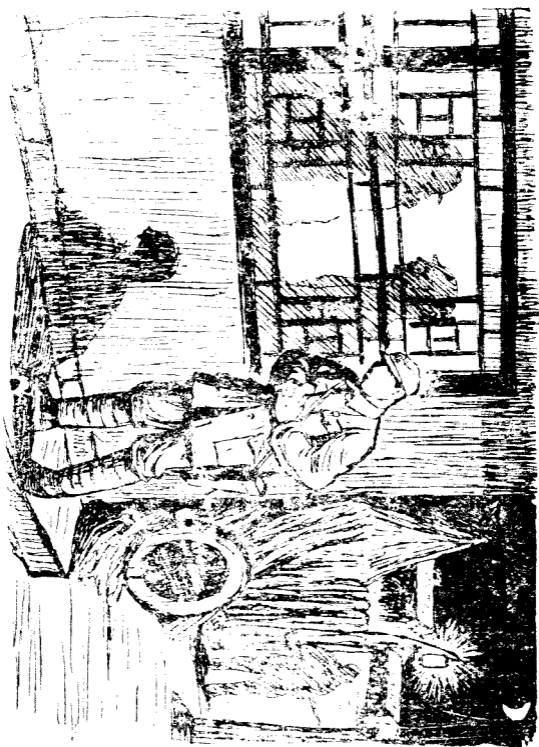
這天夜晚，有消息，黎明前要行動作戰。沈克的思想就矛盾到極點了，——走呢？不走呢？必得弄個清爽。——糾纏的結果，他無論如何不願在這裏呆下去，不如乾脆提出『退伍』，以後就什麼問題也不考慮了，是陷坑也就踩這一下吧。他下了決心，立刻向團部走去。

團部窗上，燈光閃閃，人影幢幢。

他立刻停着腳，——他想：政委在那裏工作。

不錯，人們在裏面談話，——討論問題，——政委大聲哈哈笑着，他在一一解決問題，電話鈴不時『叮鈴鈴』響一陣，……

沈克望了半天，就要把『報告』喊出口，忽然，一陣冷風蘇的吹透全身，心曠咚跳了一下，——就像一個人順着又黑又濕的井口往下沉落。他



團部的營上，燈光閃閃，人影幢幢。
他立刻停下來，——他想：政委在那裏工作。

覺得這時只有政委是光明的，他永遠不息的前進，——自己呢？只隔着一層窗紙，就這樣黑暗，『黑暗！』他幾乎驚叫出聲響來，他仔細嚼着這兩個字：『黑暗！』……從腦門上他擱下一把冷汗，……

正在這時，他聽見政委在講電話，然後政委大概跟團長高聲說話：『好，——』一營向團委要求主攻任務，你記着！一營所以是一營，就因為他永遠走在前頭。』

團長聲音：『你等着，不會差五分鐘，還有呢，老吳！』聲音裏含着無限熱情與信心。

立刻在沈克眼前出現了他的營部，他似乎看見連隊要求任務的信一封跟一封送到他手裏。一戰打仗，戰士就活躍起來了，連部這一晚不會睡好覺，班長，戰鬥英雄，擠着進來，跑得滿頭熱汗，惟恐旁人跑到前頭，爭去突擊班。然後連的幹部中間爭着誰帶突擊排，爭的嗷嗷叫，……他似乎還在那裏，而且蹲在一道，分享着那英雄主義的快樂，和營長一封封拆着這許多熱情的，戰士筆跡的信，他感到十分興奮，這時自己就該伸手抓着

電話機了，因此，站在窗外他竟然出奇的着急起來，爲什麼這樣慢呢？

突然，屋裏又在講電話，他靜靜的聽，政治委員先笑了，隨即嚴肅的說話：

『二營嗎？你們要求主攻，……對，對，我知道，好好鼓勵戰士，忘不了你們。』

二營就是沈克原來所在的高營，……他思講電話的可能是副教導員，從前呢？

他不能再站立，也不能再聽下去了，他轉過身急急忙忙走出來，……北斗星冷冷高高懸空中，黑夜莊嚴而且冷靜。他經過每間屋，窗上都閃着燈光，他知道所有人在爲了這一仗戰爭進行準備，只有他自己，……自己好像向另外一個地方走，那麼黎明……，……，二，三，他心裏計算着，還有五個鐘頭，他們就往前走，他……往後走，他就離開他們，……不錯，離開他們，又怎樣呢？……從此部隊上再也沒人理，到後方，後方的幹部，林總還下命令，都要上前綫，回關裏，識字班婦女問起來怎樣說呢？……

他忽然對自己說：

『你，仗也打過了，血也流過了，你這樣下去，你到那裏去？脫離革命，革命還是往前走，你就落伍，就腐化，墜落。』

這時他一次又一次，一回又一回，想到他的營，連，十戰士們在一炕上睡，在一鍋裏吃，在火線上齊奔而衝殺，你幫助我，我抱着你，他想到自己過去的錯誤，——自己享受，疲塌，沒好好領導部隊，沒好好作戰，自己一個人的錯誤，已經影響多少人犧牲了，……想到這裏，突然全身顫抖了一下，一股熱辣辣的火，從心裏衝上來，最後每一個每一個戰士英勇的面孔從他眼前飛過，政治委員單臂，昂頭，在槍林彈雨中前進，——你，真的出去，算什麼人呢？……誰還是你的兄弟，……『你眼窠一熱，竟落下淚來，他了解自己從前所犯的原來就是死路一條，他覺得路應該朝前走，不應該朝後走，他哭起來了。』

戰爭一來，政治委員便完全投身於戰爭之中，而把沈克的思想問題暫時忘掉了。

開始是攻擊，×營的×連，傷亡了一部份，因為緊急情況，立刻又轉移到另一個地方打援。×連以他們頑強善戰的意志，寫信給團黨委堅決要求任務。團長剛剛騎馬從師部趕回來，掀下帽子，一頭熱汗，威嚴的小聲的說：『老吳——決立刻幹！』政治委員笑嘻嘻把手上的×連請求書遞過去，團長愉快的哈了一聲，轉身就走，政治委員阻止着：『那去？』『去×連——開始攻擊！』政治委員堅決的說：『我去，你來主持整個團的出擊，我們拿下山頭，你們立刻插！』他作了一個迂迴的手勢。——這天，落着小烏拉雨，政治委員口袋裏揣着這封請求書，順着泥濘小路，往他們已經守了一夜的山上走去，而且他帶給他們攻擊南面那一座被敵人佔據的大山的任務。從他們那裏攻擊，一上一下五里地，可是這一次戰爭的全部勝利關鍵就在於能，或者不能，奪下這一個險要的山峯。政治委員覺得自己親自到來，是比一切話還都清楚，他們的任務是莊嚴的。攻擊是下午三點鐘開始的，第一次，第二次，第三次，都被敵人密集的火力打下來了，——可是連隊發怒了，這裏攻不動，從那裏攻，那裏攻不動，從這裏攻，

他們一刻不停，頑強的在各處衝殺，他們要不就拿下山頭，要不就不能回來了。槍彈砲彈把那一條山嶺打得烟霧濛濛，什麼也看不清楚了。

政治委員原來從小山上，用望遠鏡在仔細觀察。

太陽西下了，戰事發展到最後一刻，就是說，如果攻不下，他們就要對峙，甚至比對峙還壞，因為敵人援兵也許趕來，這一團就吃不動了。他轉過身，把望遠鏡交給通訊員李寶，他的空空兩袖子擺動着，他走下小山，又走上大山。跟他來的前鋒部兩次攔阻他，他也沒看是誰，只把手翻開，照樣向前走去。

六○砲彈『吭』『吭』在他周圍把土和石塊崩炸着，……但他是鎮靜的，他利用每一次短促的間隙，迅速跑上了山，一直往前走。子彈在他頭上『嗤』『嗤』刺着空氣，發出一種奇妙的音響，他好久沒聽這音響了，——他奇怪的抬起頭望一望，但他從未停止一下脚步。負傷的戰士在他旁邊地下躺了一溜，都目送着他，沒一個人在這時喊叫一聲。一上去，他就從一個幹部手裏搶了一隻回槍，他現在要帶領衝鋒了，他要用自己的力

量，和戰士一齊最後摧毀敵人了，——就在這時，一個人從他身後跑去，他簡直連看也沒來得及看，——但是他停了一下，他聽見那人在大聲叫喊：

『衝啊！拿下山頭，打垮蔣介石啊！』

戰士們跟在這勇敢的人後面，一湧而上，一下就衝上山峯，——短促的，不過五分鐘吧，肉搏戰，敵人潰退了，戰士們狂熱的喊叫着一直追下去了。——站在山峯之上，他叫號兵吹了一次號，這是通知團長：『山頭拿下了！』，政治委員從後面，順着那到處是敵人屍體的斜坡走下去。山的那面槍聲大作，出擊的部隊顯然按着預定計劃，順利進行。二十分鐘以後，戰鬪結束了。他滿臉是塵土和熱汗，他驕傲的走到×連的戰士那裏來，他才看清，原來那一個帶頭的人，不是旁人，却是沈克。政治委員在這一瞬間，他在回想，他沒發覺什麼時候，沈克曾經跟在他的身後邊過。他是每一件事都要思想一下的人，現在他相信是自己那時太緊張了，一心一意只注意看這眼前敵事的展騰，他沒注意自己周圍的某一個人，現



就在這時，一個人從他身後跑上去，他簡直連看也沒來得及看，——但是他停了一下，他聽見那人在大聲叫喊：

「饒啊！拿下山頭，打垮蔣介石啊！」

在他心中甚至暗暗責備自己太緊張了。這時，他仍然像每一次戰鬪之後一樣，他走過去，戰士圍攏上來，他和沈克站在一齊，吸着烟，他笑着小聲說：

『平時我認識你們李四張三，——在戰場上，我可不認識你，我就看誰在那裏完成任務，……』

十二月，十四日。

